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二

安邱王筠貞山學

象形

許君敘曰。一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筠案。○以說文韻譜爲正。外以象其體之圓。內以象其無定之黑影也。○以古文明所從者爲正。月闕時多。滿時少。故象其闕以與日別。其內則象地形也。顧此爲迎而視之之形。卽有隨而視之之形。有視其側面之形。又有變橫爲直之形。

省多爲少之形。且此爲純形，卽有兼聲之形。兼意之形大抵形聲字。後人易於配合。若指事象形會意三體，蓋非古人不能也。聖作明述，具有深意。爰區其類，備覽觀焉。段氏說是者，不復說。不須說者，亦不說。

占下云雲氣也。象形三部之後，承以王，猶以義相屬。玉似王，珏從二玉，則以形系矣。氣部又承三部，形略似也。氣之形較雲尙微，然野馬流水隨人指目，故三之以象其重疊，曲之以象其流動也。

○○有形之物而屬於天故用天道左旋之法不與回之  
象雷同矣。

雨下云一象天門象雲水需其閒也段氏以水爲水字詳  
許君之意固然然竊有疑者以雨比例之可知且玉篇  
有古文雨本部從雨者四字是當有也兩字皆純形雨則  
形中有意非古文可及也一象天門所謂引而上行讀若  
凶者此地氣上騰也門則天氣下降也四點則雨形矣非  
以變爲水也且當作四點今橫長者與米鬯等字引長之  
同誤不足象形矣推雨之意如烝籠然地氣之騰火之炎

也。天气之降籠之器也。气無所泄，籠中之水乃下滴，雨下之象也。故地氣發天不應爲霧，天气下地不應爲霧也。○玉篇  
 多四點，朱竹君本作  
 少四點，緣是象形，多少任意，惟從少非義所安耳。

火之象形也。五行之中，火不能自爲體，而附麗艸木以爲體，故曰離者麗也。中央似人篆者，下爲柴，而上爲燄，卽第以火論，亦下巨而上細也。左右之不相屬者，火星往往四出，也有謂倒心字爲火字者，其人並未嘗見火，卽吾所謂假它物以爲此物之形者也。

山之上其峯也下其洞穴也

「」之峭直者山之體橫出者厓之形

阜之古文作「」。蓋如畫坡陀者然層層相重累也。自阜是土而非石。層累而高不能如石山之突然而起。故以「」象之。「」則疊其文。又仿「」而小變之。遂不象形耳。數以三爲極。故「」三之。自小於阜。故兩之也。側山爲阜之說陋。水下云衆水竝流謂「」也。中有微陽之氣。謂「」也。顧以說三卦則可以說水字。則隔膜矣。固當作「」。益用類所從卽是也。用作偏旁。則不便書寫。故直之。因竝本字而直之。

猶心字偏旁作𠂔，則難於配合。故曳長之，因竝本字曳長之也。要之水字象形，全非會意。試觀繪水者有長有短，皆水紋也。如論陰陽，則川𠂔𠂔三字純陽無陰。川字且成乾卦矣。且井之古文𠁧𠁧沈之古文沿淵之古文困津之古文離湛之古文澑濶之古文昧沫之古文頤容之古文濬闕之古文闕其水皆作𠂔。小徐本  
竝作𠂔豈不純陰無陽，又似坤卦乎？故知水字但形無意，川字略有意，卽象水字而去其短紋，概作長筆，以見其爲長流耳。然則謂水字從川字而斷之不可乎？曰：不可。人見𠂔篆，卽知其爲水也。人見川篆，

非以水字例推之不能知其爲川也如首部說云从卽鬚  
也而入分坤作𠂇皆與川篆相近也

泉下云象水流出成川形許君兼字義字形解之不得疑  
其乖悟然以事實論言川則必有泉言泉不必成川而下  
方三岐似川字者旣爲泉矣非行潦也卽渟泓一區亦混  
混而出有成川之理

久象水凝之形案初寒蹙凌作此形極寒久裂亦作此形

田字說解韻會引之曰陳也樹谷

當依今本作穀

曰田象形口

此字

蓋後增本係旁注以爲象形句注解傳寫入於正文遂不可解今本形字又譌爲四愈謬矣從十阡陌

之制也。筠案古者田皆井授，經界必正，口以象之。溝塗四通，十以象之。此通體象形字，不可謂之從十也。印林曰：溝洫，凹下者也。阡陌，隆起者也。古田形今不可見矣。但須細思田字之周圍與其縱橫者，凹下者乎？隆起者乎？吾與隆起者印林以筠兼言溝塗，遂有此論。案古田制，惟河南尙存。彷彿在周爲東都，且其地勢平坦故也。塗必高於田，塗下有溝。每春田主各發其溝之土，以增於塗。江南則有塗無溝，吾鄉則塗皆似溝，然亦豈以齊東野語說古制乎？  
云下云，案坡土爲牆壁。案坡者一畝土也。然則卽是吾鄉

之莎塹矣。莎塹亦方而字作尖形者象其不正方也。  
以上皆天地類之純形也。

心於五藏獨象形尊心也其字蓋本作心中象心形猶恐不足顯著之也故外兼象心包絡

今篆

曳長一筆趁姿媚耳與口古文作口廿同

小徐口仍作口  
惟亦從廿耳

豈復是口形哉

𠂔段氏作𠂔吾據繹山碑作𠂔段氏以頭凶未合故斷之吾以頭凶未合時爲氣所鼓盪故以隆起者象之說較段氏似爲近情由今思之其爲不識此字均也此字當平看

乃全體象形。後不秉顱前不秉額左右不秉日月角。吾嘗執小兒驗之。凶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釋山碑象其輪郭而爲○也。其中則筋膜連綴之。故象之以乂也。其空白四區則未合之處也。曩以貢面等字爲例。欲其兼它體以明一體。豈有當哉。○凡人皆有凶。不獨小兒。小兒凶不合。故作𡇠。不作𡇠也。大人凶雖合。而骨之胞薄。究異他處。故凶字本其初而象之。廣韻兒下有兎。云上同集韻則以兎爲古文。是從凶也。然玉篇无之。

目之古文。外象目匡。人象眞毛。○象黑睛。●象瞳子。

耳當作𠂔。外則輪郭注中者竅也。今引長之不象形矣。耳之郭有兩層。故字上方疊兩筆。其輪滿平而下垂。故直之不復左轉也。

𠂔當作𠂔。左之圓者頤也。右之突者頰旁之高起者也。中一筆則𠂔上之紋狀如新月。俗呼爲酒窩。紋深者大戶也。段氏乃欲橫觀之乎。○積古齋叔臣爵作𠂔。轉而向左耳。是書所有姬字。遺小子敲作𠂔。陳侯敲作𠂔。姬挺母鬲二。一作𠂔。一作𠂔。𠀤𠀤𠀤。皆𠂔之異文也。皆向右。

手字象五指及擎。段氏說是古文𡇗字。玉篇亦有之。不足以象形。且與背呂之𡇗相似。如非奇字。卽籀文也。汗簡又以爲拜之重文。亦不可得其意。又案拜之古文𡇗。當是從比從二手。則似手之古文本作𡇗。喜繁縝。遂增之而爲𡇗。然𡇗亦不象形。不敢強解也。

𡇗字。不象脊骨。从象脅肋。六書故曰。从肉文非是。一象腰。其形備矣。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𡇗。岐其末者。殆象肩邪。夫麥爲塉。蓋且達及於脰。況其爲相連者。然今本業已完備。不欲混淆之。抑或如采作𦥑。韋作奠。小篆直下者。古文輒岐出。

邪又疑是少  
溫所改

大又各象左右手之形。大不在反文會意之例。

又部𠂔字余初意既象肱形則當作𠂔既乃悟𠂔之形甚古也。駢臂子弓既名臂當字子肱乃作弓者非曰古弓玄同聲假借也。𠂔形似祇少一筆因譌弓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駢臂子弘索隱以爲誤字非也此字當從𠂔弓聲非如弓部字之從弓𠂔聲也亦以𠂔字易訛加弓以定其音與玄加又以定其義者同弓𠂔二字同音故可左形右聲亦可右形左聲也印林曰君不謂喧詎太任意乎一

字也而左右其形聲以爲別不更任意乎弓宏肱一聲通假爲當鄉射禮侯道五十弓今文作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公羊作弓將以公羊之弓爲弓公羊固今文將以射禮之弓爲弓則其義不當作弓也又曰糸部紘之重文作絃則知玄與從弓レ聲之字通不必更有從弓聲字也

呂骨骨也骨二十一椎不勝象也象其兩兩相連而已其中系之者筋也玉篇呂字及從呂者皆省其糸非也力筋也筋多在肓綮中其狀盤結亦有與骨相輔而條直

者故上曲下直以象之禮記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貨財無異義則筋力亦無異義知許說非誣

人之形自包始包之從已也說曰象子未成形是也以筋力爲禮貨財無異義則筋力亦無異義知許說非誣

子初成之形而無勺之者主子而言也孕亦子成形而仍有勺之者主母而言也既生則爲子有首有身有手足小兒之手不能下垂故上揚以象之足在繫中故二而如一也既長則成人矣凡象臂脰之形而兩而不四者人長則有禮臂下垂與脰相屬也大亦人形而有臂者其義在大故恢張之也二十而冠冠必有笄大字加笄爲夫是丈

夫也若乃由人字而變之在下則爲𠂇也反之則爲匕匕者比也君子周而不比相比是反人道也到之則爲匕人不可到到之以見其爲化去故眞字訓爲仙眞人斯從七矣擴其腹則爲匚有所包容之狀也人死則爲尸尸字象橫陳之人長眠而不起也由大字而變之作彳者小變其形也彳彳皆傾仄其首左右作之者聊以爲別也跛者足不同故彳曲其一足也彳則交其足也彳仍是大之變竊謂方蓋古旁字許君說爲方舟似誤以大字側觀之卽成方字四方者無定之名以所立爲中央由中央以指四方

則是在人之四旁也。央下云央旁同意此之謂也。物之有四旁者必方正。舟本長兩之則近於方矣。故曰方舟。許君用其引伸之義。將以航字無所隸邪。然各部從引伸之義者正多也。右所論者惟人子么三字象形餘則或指事或會意包字則以會意定象形牽連及之便覽觀也。

鬼字當是全體象形。其物爲人所不見之物。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故造爲此形。不必分析說之。然說解曰象鬼頭。不曰從由。是也。鬼頭乃無用之物。斯由字亦無用之字。卽有此字亦是截鬼字上半爲之與片字一例。俗所奉鬼王謂之角是謂鬼頭

爲鬼雄也。益附會可笑。

○許君曰人所歸爲鬼從人可也。曰鬼陰氣賊害從人則非也。古人言鬼無不謂人之祖先者。故古文作魂豈可以賊害說之。且此及兄兒等字皆不必謂之從人祇是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

以上皆人類之純形也。其無疑義而未說者如口自內百晉彔之類皆正面形惟是耳。臣各二此但象其在左者以字之左象其後面以字之右象其前面與諸禽獸字之首左而尾右者正相反背段氏所云許君嚴人物之辨者此似足以當之。彼所指者固不合然與兄兒

予身夷其面皆向左則人物之辨亦不在此也段氏所言殆終不讎矣印林曰許君嚴人物之辨殊不可通字形固許君制之乎此好爲高論之失

凡禽獸字無正面形無向右形無論立形飛形走形也鳥佳鳥鳥焉朋皆立形古文迦絲則飛形虎形蹲踞此爲變體馬象豕象帑豸兜易皆立形犬兔則跔伏形物之善走伏惟人亦然其能日行數百里者臥必拳曲或寢於器中若兩股直伸或且致死首者止輒跔首皆在上而知爲在左者以足尾知之鼠魚字相類橫者直之耳能字足在右尤明顯也惟鷹鹿二字首與尾皆向右鹿善疑時時

回顧解鷹能觸不直當非多疑者何以字形與鹿同邪。

後漢

書郡國志武威郡鸞鳥又見段熲傳  
章懷注鳥音爵然則鳥者鳥之譌也

隹鳥全體象形許君說佳曰短尾說鳥曰長尾皆於字形得之佳鳥二字其上爲頭頭之左爲喙中爲目佳之目連於背鳥之目曳長之惟古籀文作點斯象目矣右四筆其一爲翁佳鳥同也二三爲翼佳鳥同也其四爲尾則佳之尾與翼等鳥之尾曳長之足見長短之異也佳左下之出者聊以象足形鐘鼎文或有別作足者矣鳥雖別作足亦一而不兩也鳥無目者莫黑匪鳥目色無殊故省目以

表其爲鳥也。古文  
如說見改篆篇。琅邪繹山碑皆作鶡。以人爲右翼。小篆之誤也。不作尾者。凡長尾之禽。首與尾稱。故飛則縮足於腹下。其節向後。而爪微握以作力。短尾之禽。尾不足以稱其頭。則頭必輕。故舒足向後以代尾。凡畫飛鶴飛鷺者。無不足向後者也。作篆者整齊之而爲鵠。不復成爲象形。亦不見古人體物之妙矣。○爾雅曰。烏鵲醜其掌。縮注飛縮腳。腹下然。則我之說誤也。姑存之。以俟說鶴鷺者取焉。

乙之象形也。它字似此者甚少。或倉頡作也。乞燕雙聲。蓋

口語遞變以凡揣之上古名爲乙中古名爲燕燕字詳密  
乞字約略似鳥形耳遠古字少是以如此商頌國鳥周祀  
高禩在唐虞之世隆重如此則其事之來其字之作不起  
於上古乎嗚自呼者如言鴨能自呼其名也本象其聲而  
命之名耳思乙乙其若抽卽借音用之札札弄機杼札字  
亦從乙聲也爾雅燕燕鳩釋文鳩音乙本或作乙或音軋  
抑風毛傳同爾雅釋文鳩音乙本又作乙郭  
烏拔反案此則爾雅毛傳本皆作乙後人以其似甲乙字  
遂改用𠂔陸氏分音乙音軋爲二蓋亦誤以爲甲乙之乙  
也由此推之則說文之有𠂔字亦未必非後人所增又稱  
爲元烏者如一元大武之類尊異之故爲之別號也莊子  
名爲鵠鵠疊韻字也鵠與乙亦雙聲○祿字或亦  
從乙禮莫重於祭殆上古重高禩之祭因從乙邪

燕下云。籥口布皴枝尾。許君說象形字似此詳盡者頗少。然如今本篆文分布整齊。又似小有譌誤。不與許說符也。云籥口而似革字上體非也。且連頭目象之不止象口。一之下頭也。一之出口外者目也。一之在口內者所以分頭與喙之界也。禽之出其目者多而鳥字之目點以象之。側面形也。燕字之目乃出背面形也。云布皴而似北字省之也。鳥之古文省六翮而爲四足省爪。燕之翮亦四而不六。與於字同變而向上直刺上飛之狀也。枝尾者岐尾也。說見魚下。以尾與魚似故次魚部之後。

羽下云象形者鳥立時兩翼形也。刀之上象肩方闊而下象毛殺而長也。彔則所謂六翮者矣。鳥之飛恃此。其毛最長亦惟此。段氏謂從兩彔字。則是會意字矣。正與許說象形反背。○之兩翼相向。飛形也。羽字翼相竝。知爲立時飛則其翼作不等方形。不能作上闊下殺形也。○鳥之蛻羽也必相閒而蛻若相連而蛻。則不足御風。惟慈烏將雛之後必全蛻。是以反哺。不然則餓死矣。於此見造物之仁。造物之巧。吾見家人惡雞之上屋也。翦其翼。比其復生新羽。則一長一短。排比整齊。未嘗全蛻。未嘗一舊兩新。一

新兩舊也。以是知之。

半下云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半下云象頭角足尾之形。案牧牛羊者必羣驅之。而牧牛者牛在前。人在後。牧羊者人在前。羊在後。詩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羊性然也。牛則各識家而競入矣。故牛之爲字也亦象。自後視之之形。顧許君以爲角頭三封。小誤。牛頭下於肩。而肩高於頂。安得字之中出者與兩角齊。段氏作篆。中直下於兩角。蓋亦疑之。而未得其所以然。余妻高夢憲閣曰。中出者象項領形。是也。牛領本高。河南牛服輒領尤高矣。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顏注封牛項上隆。

起者也。此雖異物。然足徵封可以謂項也。惟自後視之。先見其尾。再見其足。再見其領與角。牛行下首。故領與角三封也。乃羊字爲迎而視之之形。而有頭角四足一尾。牛字乃兩足者。牛羊股短而腹大。自前視之。腹能蔽障其後足。自後視之。腹能蔽障其前足。然羊體小。爲人兩目所能攝。故四足全見。牛體大。爲人兩目所不能攝。故止見其後足。也許君之說牛也不言足。蓋亦疑而未決。

希下云從𠂔非也。此字全體象形。𠂔字卽截其上半爲之。猶𦥑卽𦥑之上半。𠂔卽鬼之上半耳。蓋人之首不截人字。

上半爲之者人字固不可截且耳目口舌皆特製矣況首  
字乎尊人故詳於人之體畜類則從略犬兔則截其頭無  
用因無字矣其次序不可倒置謂羊從乚鬼從田希從丂  
也許君之列部也由部在鬼部後丂部在希部後次第甚  
合則此從丂二字恐係後人改○說曰脩豪獸又曰下象  
毛足然則此字必如籀文𠂔乃合耳丂象其頭八象其  
毛卽所謂脩豪者也希象其足且兼有尾如篆文則無豪  
矣似夢英書以𠂔爲部首者是然歸固從二希也余未  
能決繙字顧鈔本作𦵯希彖本是一字不爲異竹君本作𠂔

能決

繙字顧鈔本作𦵯希彖本是一字不爲異竹君本作𠂔則與肅部𠀤所從之又似矣本部蓋脫重

文至於夢英所書少一筆似是篆字從之有此一筆篆字從之則無此一筆也。○部首以毛訓者有冉而兩字冉蓋尋之古文而部有彫字爲徵蓋本謂人毛也而許君引周禮作其鱗之而則兼謂獸毛矣。

犬有頭耳足而無尾者犬尾行則盤曲而負於尻蹲則下垂而附於股字象蹲踞形也印林疑爲象走形筠意免善走故人於恍惚中見爲兩足虎字象蹲踞故亦兩足互相掩映故也才乃家罿不當以免爲例故疑爲踞形又疑古入簡質犬字乃側面形故舉二以見四如衆字四足一尾

古文兜則兩足無尾是其比也。

周虢季子白盤獻字從方則足尾皆具

鼠首之大幾如其身腹大而足短其行卑伏而曳尾字形象之惟頭與兒鳥兩字同形竊所未喻印林曰鳥頭良不可解鼠之性好齧疑象其齒不與兒鳥同意

兔鹿之尾皆短字形則鹿竭其尾兔垂其尾者鹿尾恒豎免蹲踞則尾下垂也兔字下半似古文𠂔字者足也末一筆尾也段氏增免字而曰從免不見足以末筆爲足非也蓋免下云象踞後其尾形六字句段氏分爲兩句先失之也踞後其尾謂蹲踞之時足後於其尾也由此推之凡象

形字而盤曲其足者大抵好蹲踞跼伏之物矣犬善走而未嘗久立止輒蹲踞臥輒盤曲吾與鹿遊者二年恒見鹿  
鹿伏伏牡不多臥也雖不知兔爲何兔足同鹿者殆亦聊  
與兔別耳又思鳬雁之足曰蹠狸狐獮貉之足曰蹠熊之  
掌亦曰蹠雞之足曰跖其後出之爪曰距蟹之足曰跪其  
籀曰螯蜘蛛之足曰踦皆殊別其足之名或者免善蹠因  
名其足曰蹠蹠後其尾卽足後其尾邪家所畜兔或黑或  
白或白質黑章或醬水色其足常屈其行似雀躍野兔褐  
色無由見其緩行也

魚下云魚尾與燕尾相似篆蓋本作魚尾上闊而下銳寫者斷之又分布整齊乃似火字矣惟魚頸旁腹下皆有破似火之長者象尾短者象腹下之皴然說解但言尾則知略其短皴也

卵字之象形不甚可解案內則注卵讀爲鯀鯀魚子或作攔也釋文攔音闢本又作門音門筠案鄭君云讀爲是改字也竊意不須改字卵卽謂魚卵魚本卵生顧旣生之卵如米其自腹剖出者則有膜裹之如袋而兩袋相比故作卵以象之外象膜內象子之圓也凡卵皆圓而獨取魚卵

者圓物多惟魚之卵有異故取之至於攔字說文所無蓋  
卵門形近聲亦近故卵譌爲門卵關聲近故轉譌爲攔而  
卵餛聲亦近故鄭君破爲餛以的指之其實卵卽當專指  
魚卵言之○凡物無乳者卵生亦從其多者論之鶴鱉蠅  
蝠皆胎生

虫下云象其臥形案文似立形則是字當橫看也蟲多身  
首齊同或首大於身故字大首也印林曰虫專爲蝮象其  
臥形指蝮言之蓋昂其首而蟠曲者蝮之臥也非凡蟲之  
象筠案許說凡兩義首四句本之釋蟲此一義也物之微

細以下指凡蟲而言所以領部若虫專是蝮則部中字豈  
蝮類乎我說太徑直印林說又偏枯若蛇是二蝮蟲是三  
蝮何由爲昆蟲之總名乎小蟲好叢聚故三之用爲偏旁  
則重累故一之虫部字所從者乃省三爲一之虫也說又  
見存疑

它字當對起看之不當如虫字橫看矣說曰象冤曲垂尾  
形與虫分大小而非二物故說曰虫也非復名蝮之虫矣  
大蛇盤曲昂頭居中以向物而尾垂於下它字象之○從  
虫而長許君說字形卽說字義它字之形不必長於虫而

它字之義則由虫而長成爲它。故字形盤曲足以見其長也。吳語爲虺弗搘爲蛇將若何韋注虺小蛇大也案虺卽虫蛇卽它也此小時名虫大時名它之徵也段氏說誤印林曰虫虺古同字而有三義一蝮蛇一蜥易一小蛇蝮蛇之虫或作媯筠案衆經音義虺古文虫媯二形見顏氏家訓引張揖古今字詁小篆專以爲蟠故今不行筠案爾雅釋蟲云媯蟠爲許說所本省作鬼詩爲鬼爲蜮文選蕪城賦壇羅虺蜮李善注引詩爲證箋以鬼爲不可見之物失之今則專以虺爲蜥蜴而義不該矣三義要當分析觀之不必糾合爲一

龜字象形之法許君已詳言之且云從它惟此字可言從不似木之不可言從中禾之不可言從木也龜皆蛇種職是之由

巴亦盤曲形小徐曰一所吞也乃望文爲義且附會食象之說也其祛妄篇作𧔗是也與𧔗同一象形法蟲類皆好盤曲虫小則曲少它巴大則曲亦多耳夢英作𧔗斷之也今本作𧔗漸近楷書矣○偶見一人講古音讀驕虞詩葭爲姑𦥑爲鋪竊謂印林曰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李注笳說文作葭初學記胡笳下引晉先蠶儀注曰車駕往吹小

菰發吹大菰菰卽葭也然則葭讀如菰而𦥑字當何讀邪印林曰方言杷有渠疏渠𡇉之名則巴在虞部可決然不能決其正讀何字也偶檢韻會巴下引史記張儀傳苴蜀相攻擊索隱苴音巴然則巴音苴也然則芭苴者是以一字之古今音合爲一名也集韻四紙杷姐同字音紫母也巴在九麻部中從且者二十餘字且在三十五馬部中從巴者七字是巴且音通之證牙古音吾驂虞亦作驂吾驂牙虞吳古同音故周之虞仲亦作吳仲也

亦蛇盤曲形

以上皆羽毛鱗介昆蟲之純形也。其首皆向左。惟牛羊之首向上。則兼牧事象之。鷹鹿之首與尾同向右。則兼其性情象之也。

穀類之象形者。來禾尤未就是也。來篆當作來。上出者穗也。左右四出者葉也。曲之以爲姿可矣。不可離於莖也。麥節必四。其葉亦四。以秋種夏穫。受四時全氣。不似它穀之葉無定數也。麥在圃中。初生一穢。繼生一物。俗名曰牛狀。似渠略而身狹長。尖喙黑色。最後生一白蟲。與木蟲同。而祇存空皮矣。它穀祇生一蟲。亦麥之異也。故禾菽之葉甚多。而文反省之。以其無異也。來與禾之下注者。皆根也。字與木同形。不

別其巨細者。其根皆有異。麥無大根而甚長。五六月掘地  
一仞。有纖細紛糴如牛毛者。老農曰。此麥根也。麥在野者。  
二百五六十日。根入黃泉矣。禾之幼也。止一直根。以其耐  
旱也。俗呼旱根。亦曰命根。三十日不雨而不死也。一遇大  
雨。則出地之兩三節。皆生根入地上莖與下根競長。而旱  
根乃斷。大抵雨暘時。若禾不極茂。惟孟子所云。旱則槁。雨  
沛然則苗淳然者。此物情也。蓋一夜生上尺矣。禾字上揚  
者葉也。眾於左者穗也。麥穗必直立。禾穗必下垂。惟大旱  
無實。斯上揚耳。尤二字之下半。不與來禾同。而未與尤。

亦異何也。未之中一爲地，上之上下通者，上爲莖，下爲根。根之左右當作圓點，不可曳長，蓋菽生直根，左右纖細之根不足象。惟細根之上，生豆纍纍，凶年則虛浮，豐年則堅好，但不可食耳。此瑞應也。故篆文象之。然未字上半，則反象初生之時，菽帶甲而生，其項曲，異於它穀，故象之。若其枝葉叢雜而團欒，似此者多不可象也。曲項則當作𠂔，而作𠂔者，如臼從半冉，亦不作𠂔而作𠂔，變之也是。其比也，𠂔𠂔之類，或亦然矣。尤篆作𠁧，吾觀其形，蓋卽蜀秫。初學記有胡秫之名。膠州人言如此。今之高粱也。其穗大而上出，豐年始有曲項

者故以大而曲者象其穗也字之下半與杌同非與禾同  
它穀之莖飲牛馬而已供薪燎而已而麻之用在皮穢之  
皮亦可爲席爲笠故字形與冂相似著其用也吾年逾五  
十而老於農故知物情以窺古人製字之意今之學者或  
不知也

禾下云從木從眾省眾象其穗許君之意蓋以禾禾二字形似然非如大大二字姑以左右爲別蓋禾爲木曲頭故其曲上向禾穗必下垂故其曲下向故曰從眾省又申之曰眾象其穗欲作篆者不可至率爾操觚不象禾形也乃說者皆以平常省法推之或謂省眾字之四曲但存中筆或謂第存一曲愈使許說不可通矣如此迂曲不如以象形蔽之余前已論之矣案吾鄉

俗謂之穀穀乃統名而得爲禾之事名蓋以北人所常食不可少之故猶不得爲百穀之統名矣顧見於經典者則言禾不言穀段氏曰伏生淮南子劉向所著書皆言張昏中種穀呼禾爲穀國語幽秀之

秀也似禾春秋大無麥禾大無麥苗孟子惡莠恐其亂苗苗亦統名在此又爲專名蓋莠祇能亂禾之苗不能亂它穀之苗也詩七月禾麻菽麥則禾專名也十月納禾稼則禾又統名也一章之中兩義皆見焉然案此章毛傳似誤以場爲圃北方閒亦有之然春耕之種菘至夏卽平治爲場不能待九月且經典中築字皆指垣墉而言故曰築城

築圜築室治地爲場雖無專名而築之義則不合也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耗三百里納秸是納乃貢賦之名非登場之說況下文云黍稷重穆禾麻菽麥諸穀雜然陳之夫麥熟於芒種夏至之閒黍熟於六七月之間以次而禾而稷而麻至八九月而菽皆熟然則自五月至九月皆轢禾稼之時若必待九月而治場則麥將積於何所而空其地以種菽乎況黍之性旋刈旋轢不似他穀之暴乾而後轢也少遲一二日則失其性而不黏不可以爲酒矣謹案此章乃收藏之事也九月築場圃者北人之圃必與場

毗連便於守望耕治圃邊爲短垣亦或以秫稈作籬矣垣  
經暑雨有損壞故築之此事當在九月杪禾稼皆轡之後  
也十月納禾稼者納之於公也蓋納總程秸而已諸侯之  
國不能有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故下二句言其所納之  
色目則雜糧皆有幽公質樸所食不必盡嘉穀也○吾鄉  
禾之生也有甫數寸而旋秀旋實旋落落卽復生其長甚  
速與前生者同高且同熟焉土人名其先生之數寸者曰  
看穀老視其葉之多寡以卜歲之嫩惡於古籍未之見也  
棘部前承朮部而說曰象形以林從二木例推之此當云

從二朮矣而許君不然者蓋朮朮麻三部特以字形之遞增也故卽多寡爲次然造字之始必先有朮字而後省之爲朮加之爲麻何也麻之爲物也裁之必比如櫛而後得麻多而且良若施以立苗欲疏之法則無用矣故必作朮象其密也與累禾爲秝以象其稀疏者不同事也其用在皮故離皮於莖表其功也此乃種於地中之形故曰施氏改段依之總名也朮本讀如麻故麻下云與朮同玉篇朮下云亦與麻同也言亦者是時已讀匹賣切顧氏猶聞古音故附於末也朮則治麻之事也治麻者必取一莖而析之故

分<sup>穀</sup>之半既治之後藏之屋中故字從广作麻也迨乎經  
典皆用麻而好爲分別者音<sup>穀</sup>爲匹賣切於是人不知其  
爲一字試思麻乃九穀之一而黍稷稻粱從禾從米皆本  
義未有從广者則麻之非本字可知而尤說曰分<sup>壳</sup>皮則  
是虛字也故許君說<sup>穀</sup>曰象形不使實字從虛字也○說  
解又曰<sup>穀</sup>之爲言微也案說經者多用之爲言明其音也  
說文之說音也直云讀若某而已故不用之爲言東下云  
粟之爲  
言續也狄下云狄之爲言涅辟也貉下云貉之爲言惡也皆以粟續狄辟貉惡音相近也而此用之者  
義寓於音而非本義正音故用之也卽此徵其與麻一字

矣若作匹卦切則不能讀若微也麻古音如磨故詩與池  
娑嗟施爲韻廣韻六脂五悲切內收職職微微五字從  
微聲而廢字從麻聲集韻則兼收廢字以此知麻微之聲  
通也卽知許君之讀林如麻也段氏引易說題辭曰麻之  
爲言微也謂林麻古蓋同字矣乃反刪與林同句何也○  
與林同之上小徐本有寃也句是也與儿部說云仁人也  
古文奇字人也文法正同○印林曰歌脂二部古音近麻  
聲之字轉而入脂部者多矣廣韻許爲切則有靡靡靡爲  
切則有糜糜糜靡靡靡靡上聲文彼切則有靡靡靡

摩靡猶武悲切之收摩也然爲古讀如謾皮古讀如婆亦歌部字爲皮二聲轉入脂而麻聲從之矣若悲字則原在脂部者匹卦匹賣亦脂部之去聲廩轉而爲匹卦匹賣與靡轉而武悲正同

歌脂二部以古音言非以廣韻言

米之形本難象故字不甚明豁四點米也十則聊爲界畫耳凡凌雜之物皆此形也幽則鹽也鬯蓋米字斜書之胃中之米變矣故齒從之糞直以米爲矢字從米而曲其頭與齒中之斜向者同意石鼓文糜字從糸以一爲梗而六點則米也惟盧之籀文從罔不可解恐誤凡從盧之字未

有此體○博古圖鬯作鬯似是全體象形字

艸竹皆叢生故兩之以象其形不似木二便爲林也乃有中字而無个字者事出偶然不得如段氏杜撰篆文也

韭下云象形在一之上案形中有意非如木字之上枝中  
榦下根瓜字之外蔓內實有似繪畫者比也它菜或大葉  
或岐枝或散亂韭則莖短葉長紛紜滿畦如翦斯齊故字  
之中兩直正其狀也旁出之六筆亦非岐枝也象其多耳  
象其多則何不依堯嶽相竝出之意而用其上半作业乎  
曰不成意又不成文也衆艸競長必不能齊故中二直長

旁二直短韭無不齊也故其字直是八直竝列以況其多耳其六畫曲而附於旁爲其成文也卽目錄莘字作莘亦非岐出也

以上皆植物之純形也

戶篆以門篆例之蓋寫誤肩字蓋象形說日俗肩從戶非它書門有作門

者則戶亦當作目琅邪刻石所字從自然上曲亦非物情直當作目耳植者上下出以象其樞闕者以象其扇中有橫者或扇形邪抑門戶連衆材而成有橫木以固之邪吾鄉俗謂之桃漢之橫門音光則桃亦橫也此諺之可通

者也顧不象其面而象其背何也面無它物可象也今人  
門上作櫺古蓋無之○門從二戶是會意矣而與戶皆說  
以象形何也各自爲物不相假也卽如木字加一木爲林  
減半木爲片是同此一木多裁之則爲林鋐解之則爲片  
也此天生之物門戶則人爲之物大門廣門皆用門一扇  
則不飾觀且重累不便開闔然欲爲門則門矣非湊兩戶  
而爲一門也東房西室皆月戶室中地狹兩扇則礙戶偏  
東開之附麗於牆於事爲便東房之戶必開時著西牆吾鄉固然故禮埽室

兩戶也是以禾欲稀疏而爲秝是秝字由禾字生也。杭必分析之而成朮。是朮字由杭字生也。若門戶相對相當各自爲物不必相生故雖說之曰半門曰戶門從二戶既據字形交互言之而仍皆曰象形則本其意以爲言也。故爲象形之別一類與它字加減則爲會意不同○博古圖肇有累牋二字體其戶皆作臼。

皿缶盆盞皆瓦器也。皿口奢缶口斂。缶則上加盞○皿盞益盞之屬廣而庫者也。上口圓下底平中以象腹而篆作皿左右兩直不黏連者印林曰鐘鼎文作皿疑本作竹象

其奢也屢改成𠂇。案印林說是木部槧之籀文。𠂇可證。彼斷爲𡇗。此斷爲𡇗猶之許君云兜禽离頭相似。則其頭當如石鼓作𡇗矣。乃𡇗自中斷之。𠂇出𡇗自兩旁斷之。正與𡇗断法同。是知古文既興。寫者各以意變之。遂使古人之意不復可見。偶存一二。學者所宜盡心也。𡇗皆可點。是彙飾有無任意。

瓦之爲物也。其坏爲圓筭。剗爲四而不絕之。旣乾之後。乃就所剗之處敲而坼之。故瓦用玉篇義。合四而成規。取不同說文。合四而成規。取瓦則不然矣。詳審瓦字之形。外則屈曲。中有界畫。蓋象其

初爲圓筈時也。○說曰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二句說字義字形不相貫注似可變例乙轉之瓦單指屋瓦乃有形可象後始用爲總名耳爲部中字張本也所屬諸字惟甍是屋瓦知爲總名矣且整壠皆瓦器而字從土從土猶從瓦也。

華字當倒看其下一直乃柄也吾鄉場中轢禾所以推而聚之之器似此形推籽粒而乘之其器亦似此形。

戈下云從弋一橫之弋者槩也非戈所當從一橫之之語又不可解蓋後人所附益又云象形乃正解也博古圖商

立戈鼎戈字下乃足象形小篆變之遂不甚肖豈可云  
從弋一以爚亂之乎

弓蓋本作弒象弛弓形从於左者弦也

勿象一柄三游韻會引說文作勿與利之古文勿從之者皆作勿相似從勿之字無作勿者

以上皆器械之純形也 以上五類皆正例也

有一字象兩形者乃字是也說曰彈也謂舌也部中甬字承之恐人不悟則以舌體乃乃申之說又曰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謂花也部中甬承之而卑之初生其葉拳曲亦以類附焉艸部說云未發爲菌蘭則艸木之華亦從甬也

且所云未發固然者早以說舌者說花矣故知一字象兩形也

口部回下云轉也古文作回水部漩回泉也淵回水也雨部靃之籀文說云回靃聲也此以一字象兩形也雷與淵皆回旋之物顧地道右行以◎象淵可矣天道左旋不改作◎以象雷者雷無形之物第象其聲故因便用回也車下云從回象城車之重則回又象城車形矣然恐非是說見衍文篇

多部云毛飾畫文也形今之類皆毛飾形彫之類皆畫文

以上一字象兩形者然亦純形也。

有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者虎本全體象形虎字省之仍象虎文蓋虎皮固無損也凡在內虎在外去其在內者猶去骨肉而存皮也許君謂虎從虍說頗倒置○案虎字見於金刻者積古齋吳彝作虎師酉敦作虎皆純形也其與小篆近者號叔尊作弔號姜敦作虎是也然不斷爲兩體釋山碑號字所從之胥亦然范氏天乙閣所藏石鼓文其字作虍此籀文也俗書虎字之鼻祖也諸體惟虍可斷而又不從人蓋小篆整齊之始似人字許君分上半

爲虎乃分下半爲人蓋誤竊謂虞庸等字祇是從虎省虎下云虎足反爪人也疑是𠂔字之𠂔向左𦩇之爪向右故云反爪乃變文以見意也

𦩇象羊角形角兩而四之何也曰本兩筆斷爲四也下𠂔者何也曰兩筆相合之處引長之也它部中古文之從𦩇者皆從𠂔是篆文之本形也昔從殘肉而篆作答與此相似

中亦且皆是也夫必先有虎而後有虎皮也先有羊而後有羊角也先有希而後有其頭也此物理之自然然則謂虎𦩇且爲省虎羊希而作也盡人信之矣惟中艸朮朮孰

知其作之先後曰。艸爲施。段氏所改也。最爲精審。之總名而木則分

枲之皮此其先後無難辨也。惟艸下云從二中。則是先中

後艸矣。然艸之爲物必叢生故艸字象其形而象形之外

無它意也。是爲純形。若中爲艸木初生而觀其形亦宛然

艸也。知爲初生者。是因其分艸之半似木之上半因生此

意矣。然則所謂減體會意者此之謂也。而仍謂之象形奈

何曰減體會意。謂夫非恆有之事物也。卽如行字分之而

爲彳亍是一足行也。吾聞夔一足矣未見此人第見小兒

嬉戲偶有此事耳是以彳亍字分用者甚少以其不能獨

字成義也。若剝虎之皮，斷羊之角，仍然成物，故中亦二字，依然恆用，以其自成爲物也。特是許君之列部也，往往拘於字形，惟先鬼後由，先希後丘，得其序矣。

以上由象形字減之，仍爲象形者，亦純形也。

匚訓受物之器，而如是以象其形，是惟匱字之爲器，必當空其前面者，從之，匣屬之，蓋闡於前面者，從之而已。匡匪卽不得如此，而匱鹽以受酒水，如是則泄矣。蓋匱以避匱，作此形也。匱業以避口犯切之匱，而弇上以別之，匱字更無避法，側之而已。匱盧，飯器也。弇上則不便飲食，故知爲

避也。

此避它字而變形側觀之而後合者也。然亦純形

有象形而兼其用以象之者曰字是也。外象曰形中象米形。蓋將作口，則與去魚切之𠂔。口犯切之𠂔，皆相似。故兼米象之曰爲米設也。楷書作曰。似篆本作𠂔。𠂔其上而作𠂔以取姿者，然非也。曰之質厚，弇上以象其厚也。中象米者，省米之十，卽成六也。恐人疑爲八部之六，及谷從水敗兒也。故許君特言之。

此已有所兼而後能象形矣。然猶非直從某字也。

物有其形可象而惟繪事乃能象之者則加會意以定之  
谷字是也口之上齶有理左右分別似人然與人凌字同  
故以口定之

叉字亦是也篆當作叉兩點不當曳長之點於指尖乃是  
叉也又案叉爲手足甲爪訓珮虛實分焉經典用爪爲叉  
聲借耳它部注多云爪古文叉字何其疏也斷非原文至  
於采下云象獸指爪分別也則亦係假借不爲誤

雹之古文雷亦是也下半似晶字者圓以象雹形三之以  
象其多復注中者雹中心虛也俗以中虛者爲官雹中實

者爲私雹云私雹者，蜥易所作也。甘肅禦雹以火礮，謂有擊落蜥易，蝦蟆者矣。竊意陰陽相薄而成雹，中虛者陰裏陽也。中實者未詳。火礮轟擊之，則其氣散故止耳。然怪物不可以理論，未嘗目驗，不敢凡決其必無也。

果字亦是也。推古人作果字之初，必作○。象果形圓也。然圓物多矣，則又於○中加十象其坼紋。支部朤下云：果孰有味亦坼。上文云「厂」之性坼，又加此句者，以字從未也。未下云：味也。此句已見從未之意，故下第云未聲。是其義也。桃李梅杏坼者，味必美。古尚無安石榴。兩京三都乃言若榴也。然冫與井田字方圓雖異，究當別嫌，故加木焉。余因

此象果形之說。凡揣衆當作呆。與杏字同體。當如本艸綱目之說。曰梅杏類倒杏爲呆。今某從甘。酸果何以從甘。蓋亦本象坼文。許君因其似甘而言從。又言闕也。衆非從口。亦果形也。從二呆者。樹果固多成林。然恐是竝字之類。尙鰥緝而已。未必有意。梅杏之果皆在葉下。而字必顛倒者。二果之榦皮枝葉皆不辨。但果形及味小別耳。故顛倒以別。同中之異。不似桃李之諧聲也。許君說杏曰可省聲說。眾又曰從口。皆似遷就其詞。曰然則桃李何以不象形。曰字之作也有先後。衆杏殆先作者。而二果又相似。故○以

象其實而或上或下以別之。果之初作蓋作𡇗與果字同意或嫌其混果果出日字也。始作𡇗以別之。實則果字從本不同形非從甘苦字也。酸果而從甘。古人不若是迂謬矣。孳乳既多不能一一象形。始諧聲耳。○某字二徐皆用莫厚切。是以譙兼爲本義也。當依玉篇莫回切。

石與果一類本以○象石形。而此形多矣。乃以厂定之。舊字亦是也。車之中直卽軸也。干軸之耑作○。象舊正圓之形也。且兼輶形象之矣。而小徐曰指事。夫無形者事也。有形者物也。虫它雖小物。然有形可象。忠孝雖大事。然無

形可象故一會意一形聲上下之事極闊然亦但有可指而已其它會意字小徐多以爲指事皆誤也大徐引此條姑論之

足下曰從止口此文似有改易足而從口豈復成義小徐以爲象股脰之形是也然亦不當兼言股此直象形兼會意耳止卽是足故足字不能象形仍從止而加脰以象之脰在足上故加諸止上非謂脰在腳指尖也

以上則兼意矣

爲字象形兼意者不以爪表之不可知爲猴也有頭有腹

短尾四足此等物頗多惟以「象其援攫不安靜之狀而復以爪表之是真猴矣」

此亦兼意者然爪由猴生非如果由木生故爲小異

弋下云象析木銳袤著形謂析木使之銳而袤著於物也著直略切大徐本誤段氏改之尤誤弋訓糜糜之物人皆見之而欲象其形則甚難故以「象其所著之物之形而附於」則析木而銳其末有所附著之形也必袤著之者備所挂之物投落也○說文云「象物挂之也者」广者批也象批引之形也凡挂物者必下垂矣○狀狀乃牂柯

之俗字段氏引之爲其從弋也苟便已說不恤其它矣

漢書

地理志牂柯郡顏注牂柯係船杙也案說文以弋爲廩之專字以杙爲劉劉杙之專字集韻有杙及杙杙柯皆俗字也乃玉篇已有杙杙矣

睂字之厂乃眉形也然與十二篇於小切之厂無異何以定其爲睂哉惟上有領理下有目則居其中者睂矣

衺字以蟲定之弔蓋象蟲緣禾根形中直象禾根盤曲者蟬也印林曰瀚案蟬蠶二部惟蠶之重文蠶與蠶爲會意而蠶注以爲象形其實合木與蟬以成文意言蟬食木耳何象形之有蓋虫爲象形由虫而蟬由蟬而蠶而虫之

形固仍在其中。苟非蟲名則已。既是蟲名。無須更象形矣。  
蟲字許以象形說之。而小徐又特表章之。而象形遂不可易。然揣許意。聊以別蟲之弔聲耳。而經傳言蟲賊者。未嘗不作蟲。則蟲部之字亦弔聲耳。弔與古文弔同。惟省三點。再證之。或體蟻。古文婢。而諧聲彌彰彰矣。

巢字亦是也。巢在木之上。故從木。《說文》則鳥形。臼則巢形。三鳥者。況其多耳。且皆謂雛也。蓋鳥惟家雀。秋冬依人屋宇。其它率露宿。至春將抱卵。乃作巢。雛能飛。則率之以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

以上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者也。」乃弋形。乃眉形。乃蚌形。臼乃巢形。厂目蟲木則意也。「𠂔」乃則所加之形也。

齒字象形而兼意與聲。段氏以从爲齒。其餘爲口。印林曰。非也。口字上爲上脣。下爲下脣。今上脣之上有二齒。非情也。此字當從口犯切之。口張齒乃見也。中一乃上下齒中閒之虛縫耳。筠案印林說是許君言象口齒之形。不言從口。亦可徵也。古文齒字從口。明白。祇有下脣者。口之張也。下脣獨侈。六之者。牝爲牙。牡爲齒。當口上下八齒。皆牡

虎牙則牡而兼牝六之則兼舉虎牙也篆文四之者第指當中上下四齒也。第舉下齒而上齒可例見也。

動物之象形而兼意與聲者能與龍是也龍之直象蟹蟻鱗爪飛騰之形而從肉童省聲能之比象足而從肉呂聲益獸類象形者多不能一一畢肖故有所兼以成之也顧能字卽就意聲以爲形非如它字截然爲二爲三也從能之字皆截然爲三其作𠙴者近是部首作𠙴善矣惜少一畫惟繹山碑作𠙴無可訾議說云足似鹿鹿亦有此一畫不過微長耳石鼓文作𠙴乃回顧形角耳之下

則首也。首既與肩一向，則右之上揚者喙也。左之下垂者頸也。頸但靡然以下而已。今人曳長之，則是何物也。曲筆以連其頸與足者，脊也。後足連於其末，而又子然上出者，何也？曰：尾也。鹿尾雖小而竭，翹於尻上不可少也。今篆以後足連於其領，且竝其尾而失之，乃知古人之精詣，非後人鹵莽所能知也。知鹿之曲筆爲其脊，則知能之後足亦有一筆連之不可少矣。卽知鹿兔之非從比矣。若夫牋首之橫貫，則又太長，非物情也。○龍爲神物，於法當象形，然此乃文字，非繪事也。如作首尾四足形，何以別於蜥易。

卽增角亦恐嫌於鹿形故兼聲意以象之六十年骨全則  
蛻故從肉也能獸堅中則其骨有異何以字從肉蓋能乃  
熊類熊羆之蟄也必登木自墮以柔其骨蘇而復上必不  
能上而後入穴則一身柔軟皆如肉矣故字從肉也抑卽  
以己象其頭以卽象其匈腹就此意聲爲其形矣○博古  
圖<sup>卽</sup>字於似比之古文<sup>於</sup>但多爪耳然亦少脊且排比  
整齊亦不象形

以上兼意又兼聲矣

衣字以意爲形亦變例也上半有領有襫下半不似衿裾

故許君曰象覆二人之形人象覆也非入字也人象二人非从字也一衣祇覆一人似覆二人故曰象也段氏改篆

爲而直從二人非也

部中古文從二人者凡四乃段氏所未有作而者族之古文皆不可據以爲心從二人之證鐘鼎文作倫知此乃寫譌當作止而

此類直似會意然非從某字則仍是象形

身字就意聲以爲形乃象形之極變說曰躬也者躬在呂部呂脊骨也蓋一體而六名故躬從呂而又與身轉注也  
牽脣下皆云呂也背下云脊也案牽不見於經而脊背又人所共知惟是論語鞠躬猶以背言之它經躬身多指全

體於是人不知其與呂同義而許君何由知之蓋易艮卦  
詞艮其背不獲其身知身卽背也六四象傳艮其身止諸  
躬也知躬卽身也此爻所以取背象者咸與艮皆以人取  
象咸初拇二腓與艮初趾二腓同咸三股而艮三無股者  
艮以上爻爲卦主當言敦艮故以腓兼股而遂下一爻以  
三與咸四相對思者心也限夤皆與心前後相對者五脢  
四身一體也咸輔艮輔相反也由此知五經無雙許叔重  
非虛譽也說解又曰象身之形者乃以身之全字象身形  
也既有六名卽不可一字而六用之呂第象脊骨臯兼象

脅肋又呂乃正視之之形身則側視之之形躬字合兩爲一脅字從卒加肉不須創意矣惟背字形聲兼意北者人之所背也北字之形亦本從二人相背也身字面向左匱在左背在右猶恐其不分明也則一足向左以明之故所從之義與聲皆其形也惟厂聲似不合韻會引說文眉省聲是也申下云象人要自臼之形則身從申省聲亦兼意經義述聞曰元和姓纂曹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然則申字子我借申爲身也釋詁身我也。以上經義述聞玉篇厂字注云虎身字竝從此知所據說文亦如今本。

此則全無形而反成形者也。以上十類皆變例也。  
女下云象形而又云王育說者蓋許君亦有疑於心也稱  
詳文字下半似𠂔或取在人下故詰屈之意而上半究不  
能知也本部中古文從𠂔亦不可揣測也。

𠂔之象形思而未得姑妄言之此背面形也穴以象首  
及仙人肩玆之下二畫蓋雁柱也直者二則七弦分繫於  
雁柱也上之橫者四蓋兼正面之臨岳象之。

斗字象形未詳六書正譌作𠂔則許君所斥之人持十矣  
段氏曰斗有柄象北斗說似倒置星名由人所命先有斗

解而北斗南斗象之故皆名以斗。

以上皆所不解記之以待就正。○鼎象傳曰：鼎象也。小過象傳曰：有飛鳥之象焉。皆謂卦畫有此形也。象形字如之。